

中国文库
· 哲学社会科学类 ·

中国文化史

(下)

柳诒徵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中国文库
哲学社会科学类

中国文化史

(下)

柳诒徵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第三编

近世文化史

诸国。”

中虽数有废置，要皆官营商业也。而闽、广各省，人稠地狭，田园不足于耕，以海洋为谋生之所，

《论南洋事宜书》（清蓝鼎元）：“闽、广人稠地狭，田园不足于耕，望海谋生，十居五六。内地贱菲无足重轻之物，载至蕃境，皆同珍贝。”

时时有冒禁下海者。

《东西洋考》：“万历二十一年，倭寇朝鲜，闽以震邻，禁止通贩。海上人辄违禁私下海，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，竟走远夷。”

良者则为海商，黠者则为海寇。

《东西洋考》：“海滨一带，田尽斥卤，耕者无所望岁，只有视渊若陵，久成习惯。富家征货，固得重载归来；贫者为佣，亦博升米自给。一旦戒严，不得下水，断其生活，若辈悉健有力，势不肯搏手困穷，于是所在结为乱，溃裂以出。其久潜纵于外者，既触网不敢归，又连结远夷，向导以入。”

《明史》所载林道乾、梁道明、陈祖义、张琯等，皆国人之富于冒险性、为群众开拓海上航业商业者也（林梁等事迹见《明史·外国传》）。使其时西人不垂涎东亚，相继远航，吾华民族亦必日趋于海上生活，而与欧人接触。适会是时，西人忽起寻觅新地之欲，而东西之接触，乃若电气之相引矣。

欧人之至中国行踪可考者，当首推马哥孛罗家三人。

《马哥孛罗游记序》：“当达达尔诸王之治亚细亚内地也，各君其土，而受节制于蒙古大帝。故威令行而道路不梗，商旅称便。欧洲客商，联袂而往，或谋什百之利，或图仕禄于诸王之朝。意大利威尼斯人马非倭(Maffeo)、尼古罗(Nicolo)兄弟，因购珍宝，渡黑海，达巴尔喀(Barka)，朝之都。居一载，获利甚厚，展转至布哈尔(Bokhara)，适巴尔喀之从兄弟呼拉古(Hulagu)遣使赴忽必烈，道经布哈尔，与马非倭兄弟遇，与之谈甚欢，约共朝忽必烈。历一年而达帝都，可汗廷见马非倭兄弟，命偕蒙古大员一人，往使罗马，见教皇。马非倭等于是西行，比抵威尼斯，则尼古罗之妻已亡，遗一子名马哥(Marco)。马非倭遂偕弟及侄赴阿克爾(Acre)，阿克爾之教皇格里各烈十世(Gregoryx)授之敕书，馈赠蒙古帝以珍物。马非倭等既取道东北，经由大亚米尼阿、波斯属之伊拉克、库拉桑、巴拉克、巴达克商等处，入唐古特境。经沙州、肃州而至于山西之太原，马非倭等见蒙古帝，呈教皇敕书。帝甚嘉其忠信，见尼古罗旁侍一少年，问知为尼古罗之子，命留侍左右，派为皇室职员。马哥自居官禁以后，习学东方礼节语文，更得帝之优遇，常遣之查办事件。一日江南道副使出缺，帝即命马哥署理。在任凡三载，马哥之父及叔，亦同邀恩遇。初到时，尼古罗等建议，能造战时利器，便于射远。蒙帝试之而佳，即命监工制造。后此蒙兵攻克襄阳城，即利用此火器也。孛罗氏父子兄弟至中国十七年，方请于帝，护送公主归国。”

然其来也，遵陆而行，仅归时由海道至印度、波斯耳。欧、亚之直接通航，始于葡萄牙人华斯哥德噶马；东西之周回通航，始于葡萄牙人马基伦。自此两航路开辟，而亚洲若重造一新天地焉。

有明初年，葡萄牙王子亨利及约翰二世，富于野心，奖励航海术，

《东邦近世史》：“1415年^②，葡萄牙王子亨利攻回教徒于

摩洛哥北岸，时俘囚中有通阿非利加之地理，盛说印度之殷富者。王子闻之，雄心勃起，乃毅然欲探险阿非利加之地。遂设商船学校，建测候所，刻意研究星学数学，以全力奖励航海术。1460年^②，亨利死时，综计新发见之海岸，共一千八百哩。旧传亨利在当时有‘舟子’之号，信不诬也。……葡王约翰二世，绍舟子亨利之遗志，派遣远征队。1486年^③，巴沙洛矛地阿治(Bartholomew Diaz)遂至亚非利加南端，名其地曰荒崎(Cada Tormentoso)。约翰二世嫌其名不雅驯，改曰喜望峰(Cado Dabod Eaperany)。无几，哥伦布复发见西方新世界，欧洲诸国咸属耳目焉。及约翰二世殂，马诺耶尔(Manoel)继之，华斯哥德噶马(Vasco da Gama)遂发见印度航路。”

而南欧之人，以商业之关系，尤热心于开辟新航路。

《东邦近世史》：“西1453年^④回教信徒土耳其人种攻陷东罗马首府君士但丁堡，黑海地方之东洋贸易顿至萎靡不振。其欲发见达于东亚之航路，实南欧有志者之一大宗旨也。”

弘治十一年^⑤，华斯哥德噶马至印度之加尔各答，葡人因之殖民于印度，以卧亚为根据地。

《西力东渐史》：“华斯哥德噶马于1497年7月8日，发国都利斯本，巡航非洲南端，至1498年5月2日，达印度马拉巴海岸之加尔各答，是实东西洋海路交通之始，东西交通史中当大书特书者也。哥伦布之发见美洲，前乎此者仅六年，故西大陆之发见，东洋航路之开始，同为十五世纪末十年间之大纪念也……葡萄牙人虽发见马拉巴海岸，尚难以为贸易之地，盖不徒土人所在排斥葡人，埃及人亦恐葡人废其旧路，而与威斯尼人共援印度土人以抗葡师。及达尔麦达率大军来印度，1509

年^②大破埃及海军于堤湖，葡人在东洋之势力乃稍定。后塔
尔波噶尔喀(D'Albuquerque)为总督，日图侵略土地。1510
年^③取卧亚，翌年取麻刺甲，1515年^④取忽鲁谟斯，自是而后，
葡人势力益臻隆盛。西自阿刺伯海岸，东至麻刺甲，俱有其贸
易地。余若锡兰，苏门答刺、爪哇、麻刺甲诸岛，亦无不有葡人
之车辙马迹。”

正德十六年^⑤，马基伦至菲律宾群岛，西班牙人因之殖民于菲律
宾，以吕宋为根据地。

《西洋通史》(章起渭编译)：“1519年^⑥，葡人马基伦
(Magellan)受西班牙国之命，率船五只，发航大西洋，从巴他
哥尼亚之沿岸南进，通航于南亚美利加最南之海峡，出外洋，
见海上波静风稳，命名为太平洋。进航西北，凡数月，遂于
1521年发见菲律宾群岛。马基伦不幸为土人所杀害，然其所
率之船，更横行印度洋，迂回阿非利加，而归航于本国。”《东邦
近世史》：“1570年^⑦，西班牙将列加斯秘(Legaspi)入马尼拉，
以该市为群岛首府。”

万历三十年^⑧荷兰创立东印度公司，通商于爪哇、苏门答腊诸岛，
以巴达维亚(Batavia)为根据地。

《西力东渐史》：“荷兰人华恩食斯考敦(Jan Huigen Van
Linsiko-ten)，尝为卧亚大僧正，久居印度。归国后，公其记录
于世，俾国人周知东洋诸国之情事。又有考纳辽斯霍脱曼
(Cornelius Hontman)者，结船队，从事远征，力抗葡人于海
上，视察苏门答腊、爪哇诸岛而归，于是荷人竞派远征船队至
东洋，从事探险。1602年2月20日，设立荷兰东印度公司，
合二千一百五十三股而成，握喜望峰与马基伦海峡间之贸易

权,1621年^③,建巴达维亚府于噶罗巴。”

英、法诸国,亦相继设立东印度公司。

《东邦近世史》:“1599年^④,伦敦商人会议,组织公司与印度贸易。女王伊利沙白亦遣使至莫卧儿帝之朝,求许特权于英国公司。1600年12月31日,英国东印度公司遂得王室之准凭组织公司,通商东印度。1614年^⑤,设居留地于苏拉特。”“1604年^⑥,法国亨利四世即位,始下许可设立东印度公司之谕。其中屡经停办,1642年^⑦,第四次设立东印度公司。翌年,遂设居留地于麻打拉萨。”

侵寻及于中国,而租地通商之事起矣。

葡萄牙人之至中国,当明武宗时。

《东邦近世史》:“满刺加占领后五年,有葡人拉斐尔·伯斯德罗(Raf-fael Perestrello)者,乘篷船至中国,时在1516年^⑧。船舶之揭有欧洲国旗而至中国者,以是为嚆矢。翌年,费尔诺比勒司又以葡船四艘、马来船四艘至广东,为地方官所欢迎。得许可,碇泊三灶岛。未几,葡人之航中国者岁益众,渐至宁波,设商会于其地,又与厦门通商。”《明史·外国传》:“佛郎机^⑨,近满刺加。正德中,据满刺加地,逐其王。十三年,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,请封,始知其名。诏给方物之直,遣还。其人久留不去,剽劫行旅,至掠小儿为食。已而黄缘镇守中贵,许入京。武宗南巡,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。帝时学其语以为戏……亚三侍帝骄甚。从驾入都,居会同馆。见提督主事梁焯,不屈膝。焯怒,捽之。……明年,武宗崩,亚三下吏。自言本华人,为番人所使,乃伏法。绝其朝贡。”

至嘉靖中，遂租壕镜为居留地。

《明史·外国传》：“壕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。先是暹罗、占城、爪哇、琉球、渤泥诸国互市，俱在广州，设市舶司领之。正德时，移于高州之电白县。嘉靖十四年，指挥使黄庆纳贿，请于上官、移之壕镜，岁输课二万金，佛郎机遂得混入。高栋飞甍，栉比相望，闽、粤商人趋之若鹜。久之，其来益众。诸国人畏而避之，遂专为所据……其人长身高鼻，猫睛鹰嘴，拳发赤须，好经商，恃强陵轹诸国，无所不往。后又称干系腊国所产多犀象、珠贝，衣服华洁，贵者冠，贱者笠，见尊长辄去之。初奉佛教，后奉天主教。市易但伸指示数，虽累千金，不立约契。有事指天为誓，不相负。”《东邦近世史》：“1537年^①，广东附近有葡人居留三所，即三灶岛、电白县及玛港是也。玛港据《澳门纪略》所载，则谓嘉靖十四年^②有都指挥黄庆者，受葡人巨贿，代请上官，以澳门为通商地，使年贡地租二万金，至1553年^③葡船遭风，水渍贡物，乞与暴之之地，海道副使汪柏许之。由是来者益众，而考诸池哈尔之《中国史》，则言嘉靖海贼张希洛据澳门，地方官借欧人之援助灭之，因以是地酬欧洲人云。”

荷兰人涎其利，亦欲市于澳，澳人拒之，遂去而据澎湖、台湾。

《明史·外国传》：“荷兰又名红毛番，……其人深目长鼻，发眉须皆赤，足长尺二寸，颀伟倍常。万历中，福建商人岁给引往贩大泥、吕宋及咬啍吧者，荷兰人就诸国转贩，未敢窥中国也。自佛郎机市香山，据吕宋，荷兰人闻而慕之。二十九年，驾大舰……薄香山澳。澳中人数诘问，言欲通贡市，不敢为寇，当事难之。税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，游处一月，不敢闻于朝，乃遣还。澳中人虑其登陆，谨防御，始引去。海澄人李

锦及奸商潘秀、郭震，久居大泥，与荷兰人习。语及中国事，锦曰：‘若欲通贡市，无若漳州者。漳南有澎湖屿，去海远，诚夺而守之，贡市不难成也。’酋……即驾二大舰，直抵澎湖，时三十二年之七月。迅兵已撤，如入无人之墟，遂伐木筑舍，为久居计……当事屡遣使谕之……严禁奸民下海，犯者必诛，由是接济路穷，番人无所得食。十月末，扬帆去……后又侵夺台湾地，筑室耕田，久留不去。”

斯时西人之市于吾国海疆，与华人之市于满刺加、吕宋及南洋诸岛者，已可为东西文化之媒介矣。然商人徒知贸迁，未足以语文化，至利玛窦等远来传教，而天文、历算、地理、格致诸学乃大兴焉。

注释：

- ① 丁谦《元史外夷传考证》：马八儿在今南印度都刺部地，俱蓝在其北卖索尔国境，须门那即苏门答腊，僧急里即丁机宜，南无力即明史之南渤利，马兰丹乃婆洲西北海中小岛，丁呵儿即丁噶奴，来来地未详。急兰亦觥即吉兰丹，苏木都刺亦即苏门答腊。
- ② 在黑海之滨。
- ③ 元成宗元贞元年。
- ④ 印度之古耶拉大省。
- ⑤ 满刺加西北海峡亚罗亚群岛。
- ⑥ 孟买科坎傍海一带地。
- ⑦ 卞力咳至可陈等地。
- ⑧ 苏门达刺中间锡里部地。
- ⑨ 未详。
- ⑩ 南渤利。
- ⑪ 未详。
- ⑫ 波斯南境小岛。
- ⑬ 溜山即民大威群岛，在苏门答刺西南，比刺、孙刺皆相近岛名。

- ⑭ 非洲东北海滨。
- ⑮ 非洲东索马拉部南界海滨。
- ⑯ 阿剌伯东北。
- ⑰ 阿剌伯哈达拉毛部之萨法尔城。
- ⑱ 未详。
- ⑲ 锡兰西南商埠。
- ⑳ 即孟加拉。
- ㉑ 未详。
- ㉒ 明永乐十三年。
- ㉓ 明天顺四年。
- ㉔ 明成化二十二年。
- ㉕ 明景泰四年。
- ㉖ 西 1498 年。
- ㉗ 明正德四年。
- ㉘ 明正德五年。
- ㉙ 正德十年。
- ㉚ 西 1521 年。
- ㉛ 正德十四年。
- ㉜ 明隆庆四年。
- ㉝ 西 1602 年。
- ㉞ 明天启元年。
- ㉟ 明万历二十七年。
- ㊱ 万历四十二年。
- ㊲ 万历三十二年。
- ㊳ 崇祯十五年。
- ㊴ 明正德十一年。
- ㊵ 即葡萄牙，修《明史》者不知其名，误以为佛郎机。
- ㊶ 嘉靖十六年。
- ㊷ 西 1535 年。
- ㊸ 嘉靖三十年。

第二章 西教之东来

西教之入中国也久矣。在唐为景教，

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(唐僧景净):“三一妙身、无元真主、阿罗诃,判十字以定四方,鼓元风而生二气。”“神天宣庆,室女诞圣于大秦,景宿告祥,波斯睹耀以来贡。”“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,贞观九祀,至于长安。帝使宰臣房玄龄宾迎入内,翻经书殿,问道禁闱,深知正真,特令传授。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,诏曰:大秦国大德阿罗本,远将经像来献上京,详其教旨,玄妙无为,济物利人,宜行天下。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,度僧二十一人。”“高宗大帝,于诸州各置景寺,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。”“玄宗天宝三载,大秦国有僧佉和、瞻星向化,望日朝尊。诏僧罗含、僧普论等一七人,与佉和于兴庆宫修功德。”“肃宗皇帝于灵武等郡重立景寺。大唐建中二年,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。……时法主僧宁恕,知东方之景众也。”《金石录补》(叶奕苞):“右碑下及东西三面,皆列彼国字式。字皆左转,弗能译也。此即天主教始入中国,自唐迄今,其教遍天下矣。”《来斋金石志》(林侗):“明崇祯间,西安守晋陵邹静长,卜葬幼子于长安崇仁寺之南,掘数尺,得一石,乃景教流行碑也。今在西安城西金胜寺内^①。”《景教考》(钱大昕):“万历间,长安民锄地,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。士大夫习西学者,相矜谓有唐之世,其教已流行中国。”

在宋为一赐乐业教，

《开封重建清真寺记》：“夫一赐乐业立教祖师阿无罗汉，乃盘古阿耽十九代孙也……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。出自天竺，奉命而来，有李、俺、艾、高、穆、赵、金、周、张、石、黄、李、聂、金、张、左、白七十二姓等，进贡西洋布于宋。帝曰：‘归我中夏、遵守祖风，留遗汴梁。’宋孝宗隆兴元年癸未，列辙五思达领掌其教，俺都剌始建寺焉。元至元十六年己卯，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……大明太祖以是寺不可无典守者，惟李诚、李实、俺平徒、艾端、李贵、李节、李升、李纲、艾敬、周安、李荣、李良、李智、张浩等，正经晓熟，劝人为善，呼为满喇……弘治二年，清真后人宁夏金瑛、祥符金礼并立。”《开封一赐乐业教考》（陈垣）：“赐乐业，或翻以色列（Israel）犹太民族也。清真寺与回教寺同名，乃犹太教而非回教。道经，《摩西五经》也……七十姓，或疑为十七姓之讹，因碑中所列适十七姓。而教众之知名者，又无在十七姓之外也……咸丰初，有教士购得开封犹太人谱牒一本，中有希伯来名，亦有汉名。弘治碑谓李、俺、艾等姓进西洋布于宋，俺都剌始建寺者，必谱牒所传，故能言之凿凿。当其始至，尚沿犹太民族，历元迄明，乃改汉姓。”

在元为也里可温教，

《元史·世祖纪》：“至元七年九月，敕僧道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，占籍为民。”《泰定纪》：“泰定元年二月，宣谕也里可温各如其教具戒。”《世祖纪》：“至元十九年九月，杨廷璧招抚海外南番，寓俱蓝国。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撒里马，亦遣使奉表，进七宝项牌一、药物二瓶。”《至顺镇江志》：“大兴国寺在夹道巷，至元十八年，本路副达鲁化赤薛里吉思建，儒学教授梁相记其略曰：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余里，乃也里可温

行教之地，愚问其所教者，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、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，皆巨木，一柱悬空尺余。祖师麻儿也里牙灵迹千五百余岁，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，教以礼东方为主，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。”《至顺镇江志校勘记》（刘文淇）曰：“此志述侨寓之户口，所谓也里可温者，西洋人也。卷九‘大兴国寺’条，载梁相记云云。据此则薛迷思贤乃西洋之地面也，而也里可温即天主教矣。”《元史译文证补·元世各教名考》（洪钧）曰：“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，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。自唐时景教入中国，支裔流传，历久未绝，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^②。”

是皆在中国书籍碑版，信而可征者。外史载元代耶教人之入中国者尤多，

《正教奉褒》（黄伯禄）：“定宗时，宗室廷臣多有奉教者，定宗之母昭慈太后信教甚诚，殿前建有圣堂，每值教中礼期，昭慈太后暨奉教王公大臣，诣堂瞻礼。教士柏朗嘉宾^③回西朝觐教宗，太后赐狐皮缎袍以壮行色。宪宗六年^④，法兰西国王类思，遣教士罗柏鲁^⑤奉国书东来通问，赍赠锦帔一顶，帔上彩绣教中圣像。罗柏鲁驻京敷教，释氏群起攻讦。帝令僧徒与教士各述其过，互相辩驳，派大臣监之，僧理穷辞遁。……世祖至元八年^⑥，遣使臣赍礼物，遣往西国觐教宗，请派教士东来传教。伟立尔、莫尼各老等，奉派同使臣来华，构堂传教。至元十三年^⑦，复遣大臣赴西国谒觐教宗。至元二十七年，若望高未诺^⑧等奉派来华，抵京，帝礼之加厚。京内有大堂三座，一与宫殿毗连。……成宗朝，西国教士踵至。大德十一年，教宗敕授若望高未诺为北京大主教，隶属各省主教七员，士庶感化入教者三万余人。”《清朝全史》（稻叶君山）：“十三世纪末，佛兰结司哥会（Franciscan）教士意大利人若望高未诺，

受罗马教皇尼古拉司第四之命，经印度来支那，得世祖忽必烈许可，建加特力克(Catholic)教堂四所于北京。受洗者达六千人，学希腊、罗马语者达百五十人。”

然其教在中国无大关系，仅如摩尼、祆教等，得一部分之信从耳。景教经文传入中国，虽有译本，亦未传播，

《敦煌石室秘宝》载大秦景教《三威蒙度赞》一卷，末附诸经名曰：“《敬礼常明皇乐经》、《宣元至本经》、《志元安乐经》、《天宝藏经》、《多惠圣王经》、《阿思瞿利容经》、《浑元经》、《通真经》、《宝明经》、《传化经》、《罄遗经》、《原灵经》、《述略经》、《三际经》、《征诘经》、《宁思经》、《宣义经》、《师利海经》、《宝路法王经》、《删河律经》、《艺利月思经》、《宁耶颀经》、《仪则律经》、《毗遏启经》、《三威赞经》、《牟世法王经》、《伊利耶经》、《遏弗林经》、《报信法王经》、《弥施诃自在天地经》、《四门经》、《启真经》、《摩萨吉斯经》、《慈利波经》、《乌沙那经》。跋曰：谨案诸经目录，《大秦本教经》都五百三十部，并是贝叶梵音。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，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，并奏上本音，房玄龄、魏征宣译奏言。复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三十部卷，余大数具在贝皮夹，犹未翻译。”^①

一赐乐业教经仅藏于寺，其数更不迫景教之多，教外之人初不受其影响。其存者，惟可供考古者之研索耳。

《开封一赐乐业教考》：“弘治碑言正经一部五十三卷，当是《摩西五经》。五经者，《创世记》、《出埃及记》、《利未记》、《民数记》、《申命记》也。明天顺以前，开封本寺，只得道经一部。天顺间，石斌、李荣、高鉴、张瑄往宁波取经一部，宁波赵应又贡来一部。正德间，维扬金溥又请来一部。正德以后，其

教浸盛，百年之间，道经由四部增至一十三部。据贝教士所见，有一卷字大而清晰，其字体半似比国安怀士城之希伯来文圣经，半似1531年^⑩在波兰韦敦堡所印之希伯来、迦勒底语辞典。其字下端无点，上端则有多点，今已有十部为欧美人所购去……康熙碑称寺中有方经、散经数十册，大别言之，则教律、教规礼仪祈祷文书，及犹太年表日历节令，开封犹太民族谱牒之属。正经、散经均用羊草书写，为上古式，两端有轴，上下有柄，以便卷舒。方经则用厚纸编订，如今书本式。”

中国耶教之盛，实由于欧洲之改革宗教，

《东邦近世史》：“西1517年^⑪，德国神学教习马丁路德，草其意见九十五条，张于威敦堡教堂。嗣后欧洲各国反抗罗马教皇，至酿改革宗教之大乱。教皇权势日衰，西班牙人路拉(Loyala)蹶起，欲自内部改良旧教，而组织耶稣会。西1540年^⑫受教皇认可，益大事运动，不惟侵略新教盛行之北欧诸国，且传基督教于五十年前所发见之各地。而其传教东洋也，以西1541年为嚆矢。其徒赛维儿(Xavier)自里斯本起程，翌年五月六日至印度卧亚，专致力于振兴东洋耶稣会之事业。1577年^⑬，卧亚遂为大僧正之任地。”

由印度满刺加而渐及于中国。

《东邦近世史》：“赛维儿以1552年^⑭自卧亚赴支那，既抵满刺加，使节被留，乃单身赴支那，死于澳门西南三十里之三灶岛。”

自利玛窦等来华，而文士信从者众。

《明史·外国传》：“大都欧罗巴诸国，悉奉天主耶稣教。耶稣生于如德亚(Judea)，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，西行教于欧罗巴。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，阅1581年，至万历九年，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，抵广州之香山澳，其教遂沾染中土。至二十九年入京师，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，自称大西洋人……帝嘉其远来，假馆授粲，给赐优厚。公卿以下，重其人，咸与晋接。利玛窦安之，遂留居不去，以三十八年四月卒于京，赐葬西郊外……自玛窦入中国后，其徒来益众。有王丰肃者，居南京，专以天主教惑众，士大夫暨里巷小民，间为所诱……其国人东来者，大都聪明特达之士，意专行教，不求禄利。其所著书、多华人所未道，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。而士大夫如徐光启、李之藻辈，首好其说，且为润色其文词，故其教骤兴。时著声中土者，更有龙华民、毕方济、艾如略、邓玉函诸人。华民、方济、如略及熊三拔，皆意大利亚国人，玉函，热而玛尼国人，庞迪我，依西把尼亚国人，阳玛诺，波而都瓦尔国人，皆欧罗巴洲之国也。”

至明之季年，奉教者达数千人。

《正教奉褒》：“统计明季奉教者，有数千人。其中宗室百有十四人，内官四十，显宦四，贡士十，举子十一，秀士三百有奇。其文定公徐光启、少京兆杨廷筠、太朴卿李之藻、大学士叶益藩、左参议瞿汝说、忠宣公瞿式耜，为奉教中尤著者。”

比明之亡，永历太妃且致书罗马教皇及耶稣会总统，祈保其国中兴，书曰：

“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，敕谕耶稣会大尊总师神父：予处官中，远闻天主之教，倾心既久，幸遇尊会之士瞿纱微领